

留芳記

吳門天笑生著

留芳記

第二集



留芳記 第二冊目次

留

芳

記

1

目次

- | | | |
|------|-----------|-----------|
| 第十一回 |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
| 第十二回 | 碧血濺飛車低徊丁字 | 紅羅淒病榻談笑甲兵 |
| 第十三回 | 劍胸蜜口志士赴黃泉 | 洞腑燭肝慧伶辭朱邸 |
| 第十四回 | 喉衆示威變兵掠市 | 聞聲避險專使踰垣 |
| 第十五回 | 小聚名流市樓譚粉墨 | 大抒政略壁幕隱戈矛 |
| 第十六回 | 曉風殘月狼狽出都 | 俠骨柔腸鴛鴦待闕 |
| 第十七回 | 江湖轉徙嘉耦同心 | 詩酒徜徉名流斷髮 |
| 第十八回 | 淞濱雅聚語挾鋒鏑 | 海舶驚魂途生荊棘 |
| 第十九回 | 驚蛇撥草同業揮拳 | 調虎離山元勳駢首 |
| 第二十回 | 共和殺人呼冤執法處 | 嫌疑賣友痛哭行刑場 |

目
次



留芳記

吳門天笑生撰

留

芳

記

1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却說從孫中山沒有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南北和議已經開了幾次。第一條就是武漢退兵。一面由唐兆怡報告清廷。一面便由伍榮芳轉知民軍。那時漢口英國領事葛福。在中國已有十餘年。熟悉中國情形。這一次退兵條件。就在英國領事公館會議。先一日漢口英領事葛福君早已得到兩方面的知照。這時第一軍已由段應瑞接統。清軍一方面所派的代表是靳翼雲、徐右任、丁文源等。民軍一方面所派的代表是孫斌、劉承禹、丁中立等。我今先要報告這孫斌是何人。原來就是第四回書中武昌起義之前。在漢口普天香對門漢潤里製造炸彈炸傷面部的這位革命巨子。現爲民軍中的軍務部長。這軍務部長職位很大。那時雖派了他爲商議退兵的代表。他却不肯來。他的意思一則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是爲中國人和中國人商量和議爲甚的要到英領事公館中來二則他自己覺得職位很高不能和北方的那些參謀等作對等和議所以只由劉承禹丁中立兩人前來民清兩方面的人到了英領事公館來便也各通姓名互相握手葛領事操着中國話說道好啦你們以後是一家人啦大家和和氣氣你們照那議案施行罷我有事先失陪了這兩方面的人可是都不大識得外國話的只有丁文源是在歐洲留學多年他想萬一兩方爭論起來可以教他在裏面仲裁仲裁便道請領事暫緩一步出門罷好在咱們這個事立刻就解決咧葛領事道好罷這不過遵照和議的退兵條件施行也沒有什麼大研究的我先把這英文念一念罷葛領事這時先把英文一念翻譯出來是『清軍退出漢口一百里以外地方秩序由警察維持』可是這一條便生出問題來了那民軍一方面的劉承禹主張由武昌派警察來維持秩序那清軍一方面的丁文源主張由本地方的警察維持秩序這個劉承禹曾經留學日本和美國素

來性子暴跳。如雷便和丁文源兩口子吵起來。葛福道：「好咧，好咧，你們漢口的地方秩序還沒有維持好，別先把我領事公館的秩序擾亂了。」我來公斷一句。罷有地方警察的就由地方警察維持秩序，沒有地方警察的再由武昌派警察來維持。大家方始無言。退兵的條約既簽了字，清軍便一節一節的退下去。可是每退一次，總留五六十名憲兵在後面整理一切。又吩咐他們在退兵以後，有大隊民軍來攻撲你們，便把軍裝丟棄而逃，寡不敵衆，徒然傷了性命。却不想在鸚鵡洲的堤岸上，却出了個小亂子。這時清軍漸漸的退去，一面慢慢的拆除軍備，運卸軍械。可是鸚鵡洲的堤岸還留着六十餘名哨兵和一架機關鎗。而且通那大營的電話還沒有拆除。這哨兵長是姓劉的，一面吩咐他那弟兄們收拾軍行的東西，一面却自己取了個望遠鏡不住的在江面上瞭望。誰知這一望不打緊，却望出事來了。却見遠遠地黑烟起處，有兩艘小火輪後面還拖着好幾條船，正踏波衝浪的向這裏疾駛而來。再用望遠鏡向那邊細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細窺探。却見船上黑壓壓都是一堆堆的人。瞧上去約有一千有餘。光景軍裝。却不完全。這分明是民軍無疑。你想這六十人去擋一千餘人。當然多寡不敵。可是這位劉哨長。却不甘退走。好在那電話還沒有拆除。便打一個電話到大營報告敵情。這時大營裏一位參謀接了電話說。既然有這麼多人。咱們已是預備退的了。那就不必開火了。劉哨長道。可是那邊已經瞭望見了我們了。只怕我們一時退走。措手不及。參謀道。那末你們想怎樣呢。劉哨長道。他們既然到這兒來。尋到了我們。就給他開個頑意兒罷。參謀道。你們不怕嗎。劉哨長道。不怕。參謀道。不怕。就憑你們膽子。幹他一下子。停了二十分鐘後。劉哨長又打電話來了。還是那個參謀接了電話。說怎麼樣了。劉哨長道。他們老實不客氣。已經上岸了。我們也集隊了。您聽。咱們的號筒聲音罷。那位參謀在電話聽筒中一聽。果然鳴都都鳴。都都的。號筒聲響。便道。好啦。儘你們膽量辦罷。可是先禮後兵。客氣一點。先向空開一鎗。通個信罷。哨兵長聽了那參謀的話。果然先

向空放了一鎗。大凡兩軍對敵，向空先放一鎗，却有兩個用意：一則教敵兵知道這裏有備，不要以爲人家沒有瞧見；二則並未有即刻開火之意，所以那鎗是向天放的。要是知道這規矩的敵兵，也向空開放一鎗，便是互相諒解之意。無奈那上岸的民軍都是新招來的，他們大半都沒有臨過陣，只聽得敵人的哨兵放鎗，他便也對那清兵放起鎗來。他們又不能描準，只是擊着鎗亂放。又一些兒沒有掩護，可知他們這六十個哨兵敢於在此抵抗，就是仗着那一架機關鎗。他們是老早預備在那裏，今見民軍先開了鎗，他們就是一個口令，立刻搖動機關鎗，只聽得一陣連珠的響，宛如大除夕人家放那鞭炮一般。那民軍前面的一排倒了，後面一排補上去補充的，又倒了；第三排又補上去，一時只見似牆坍塌，倒斃死者枕藉。統兵官還不知道怎麼這樣死得快，連忙退了下去。這一次被那機關鎗搖了，這幾十搖民軍已死了三百多人。看官們這一次原是民清戰爭中一個小小餘波，幾千幾萬人死的還多咧！記者却畧而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不詳只記這麼一小段。但就這一小段中就顯出民軍的顛預清軍的殘忍了。且說自從民清兩方停戰以後專待上海的議和。唐兆怡今天一個電報。明天一個電報。一層層的逼緊過來。袁凱亭就用一種半推半就。若近若遠的法子。表面上敷衍清室。暗裏接洽民黨。又授世績和徐國昌爲清室太保。世績是個滿洲人。不必說了。那徐國昌貌爲忠貞。還是和袁凱亭一鼻孔出氣。暗中籌畫可笑。那壽貝勒一班親貴。還當徐國昌爲心腹可靠的人。那袁凱亭的大兒子雲樓却故意在外面痛罵徐國昌一班清室。愈加信以爲真。其實徐國昌豈肯盡忠於清室。倒是王家珍心還實些人也。忠厚老成些。那一天到了陸軍部裏痛哭一場。鼻涕眼淚黏成一片。大家說王聘老您做什麼呀。王家珍道論理呢。我也是漢人。但是清室到底也不會待虧我們啊。照這個情形。咱們北洋派要大家出些力。區區革命黨真正是不足平也。無奈大家不肯出死力。這也沒有法子。可是既不肯出力。就不該騙他們的錢。既騙了他們的錢。就應該給他

們出些力。隆裕太后那裏的錢陸續也已支到一千萬了。當時到宮裏去說的時候，我也在旁邊拚命的打邊鼓。誰想到如今白撈了他們的錢，一些兒沒給他。顏色兒瞧憑良心上說，咱們也不該哄他孤兒寡婦的錢。諸位想想，我再有那老臉進宮去見太后皇上嗎？當時大家也沒得話說，也不敢多嘴說什麼話。這話傳到袁凱亭耳朵裏，袁凱亭道：「王聘翁真糊塗了。清室的錢是從那裏來的？還不是國民的錢嗎？從前聚了進去，此刻也教他們散些出來，這也不是應該的嗎？從前慈喜在日，把我們中國的海軍經費移造頤和園，王聘翁怎麼又不提了呢？不然，何至於我們中國幾次和外國人打仗，如此的一敗塗地呢？可是錢的確已經用掉了，而且往後欸項正多。既然如此，我便出一張證券給他，們可以逐年付息，也不算白用了他們的錢。其實那一個錢不是爲國家用的，所以後來袁凱亭便署了一張一千萬圓的愛國公債，付與清室。此事直到幾年以後還有文章。我且按下不提，再說袁凱亭那時在北京城中，只有他一人。」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的勢力。這班親貴。雖然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却終究奈何他不得。這時袁凱亭正住在外交大樓。每天把諭旨擬好了。便用一個外國式的皮箱。封固好了。送到太后那裏去用。寶用好了。寶再送回來。誰也不能知道內容是什麼事。這個御寶是用香木製成的。上有『法天立道』四個字。其實一切都由袁凱亭在那裏做主。那個隆裕皇太后是個懦弱的女流。他還沒有慈喜這般剛斷。一切袁凱亭所擬諭旨。他連瞧也不一瞧。其中的內容也一概不聞不問。就這麼有公文來加上一個御寶發了出去。就完了。倒好像是袁凱亭的掌印官一般。當時早鬧動了一班親貴及許多滿洲大員。如載壽、載甸、載鐸、毓明、溥崙等等。還有小恭王、溥惠、耆親王、肅善和良勳、臣良輔、鐵寶森、鐵林等。一齊憤怒起來。說照這個情形。大清的山河簡直要送在袁凱亭手裏了。他明明是暗中幫着革命黨欺侮咱們滿洲人。咱們拚一個與國偕亡的宗旨。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就中有幾個激烈的說道。袁世慰瞧得咱們滿洲人簡直沒有一個人了。我們非

給拼一下子。命不可寧可多出幾個錢。買出個革命黨來。把他刺死了。就完咧。耆親王肅善聽了。連忙搖手道。這話不可胡亂說的。他那裏耳目衆多。噲們的舉動。往往有人暗中偵視。噲們此刻不過說說罷了。並沒有真個舉動。可是早有人報告到他那裏去了。真個出了亂子。便疑心到噲們。這話不可亂說。還有一個少年親貴道。到這個時候。噲們也就瞧出漢人裏頭。決沒有一個好人。簡直都和滿洲人是怨仇。既然怨仇。就是怨仇的辦法。他們革命黨開口說異族閉口說異族。既然異族。大家就以異族相待。噲們大清天下。寧可送與東洋西。洋各國。噲們倒或者得着一些兒好處。噲們偏不送與漢人。瞧他怎麼樣。載壽道。這種獸話。少說罷。一回兒傳出去。報紙上登出來。又說噲們的倒行逆施。革命黨又被他持爲口實了。況且國家也不是送人的禮物。又有一位激烈的親貴道。現在那些革命黨似發了瘋狂一般。見了旗人就殺大家。試聽各處的警報。那一處不是殺死旗人。有多少嗎。他們殺順了手。也不問青紅皂白。一概都

第十一回

芳草鵲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殺試問旗人何辜遭此屠戮他們可以殺旗人。哈們難道不可以殺漢人嗎。明天關起北京城來見了漢人便殺。雖不能把漢人全數殺盡也殺他一個小半。藉此哈們旗人也可以洩洩憤也可以示威。良勳連忙搖手道。這個可使不得。要是這樣立刻便大亂了。這個時候豈是哈們祖宗入關的時候可比。這一次革命黨的殺旗人只算是報我們入關時屠戮漢人的仇。我們以後再不可造業而且就利害上言。究竟漢人多而滿人少。將來報復起來哈們滿人更無瞧類了。這是義和團的心思。更是使不得。有幾個親貴道。依你說便怎麼呢。難道把大清江山雙手獻與革命黨不成。良勳道。那也不是。這麼說現在根本問題哈們只有一意主戰。哈們只有背城借一與國同存亡。至於變更國體的問題。哈們情願讓步到君主立憲一切主權可以交給國民。却不願意仍給一二個有權力的人把持。還有一件事。既要主戰就得籌餉。這個時候便是哈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免不得要毀家紓難了。所有家產不能不捐助一半以

供軍餉這是一種救國救種族的舉動。別像近日奎喜峰一般白丟了醜。看官們要知道奎喜峰丟了什麼醜。原來那時候外省的警報一日數驚。大家都說京城也就在旦暮之間要發生革命的舉動了。又說全國所有的軍隊大半傾向革命了。更有切心的說是和議條約裏有一條所有親貴以及滿洲大員一律都要驅逐出關。外人心搖動得不成個樣子。許多親貴及滿洲王公便秘密安置他的財產所有現款一律存放到外國銀行裏去。凡有不動產都過了戶轉了契。有的用了親戚的名頭。有的改了漢姓。有的索性改了洋商牌子。紛紛擾擾擠成一團。東交民巷使館界內登時便熱鬧起來。這時那個內務府大臣奎樂奎喜峰。他本來家資很富。你想前清時代內務府大臣是個最優最肥的缺。專門給皇室辦差。一天到晚整千整萬銀子在他手中滾過。他侵吞乾蝕的也不知多少。便是開上賬去也是以多報少。皇上家的財產國家的脂膏都不甚愛惜。漸漸兒入他的荷包裏去了。這兩天風聲一緊。滿人中的有錢人自然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

他們最發急除了現錢產業已經安排好了便是金珠細軟也要早些安置他那位六姨太太是生平最得意的每天老爺長老爺短哄得那老頭兒似泥人兒掉在湯罐裏總說六姨太太最孝順他那天奎喜峰回到家裏照例是到六姨太太那邊喫夜飯的因爲奎喜峰做過一任四川總督他最喜歡的是四川菜滿洲人養尊處優最重吃喝什麼竹筍湯啊椒麻雞啊六姨太自稱會做菜博得老爺歡心特爲備了小廚房其實六姨太那裏肯動手他不過暗地裏雇一名四川厨子做代庖罷了這天奎喜峰回來六姨太便問老爺子今天回來得早外面的消息怎樣要是革命黨真個打進京城來咱們也得早些預備奎喜峰搖着頭道革命黨是不會打進京城來的就怕京城裏軍警有變這倒是很難說的而且袁世慰又不肯出力裏頭又迷信他只怕咱們旗人的氣數已盡了六姨太太道阿呀既然這樣咱們家裏總得想個法子早些安排纔是奎喜峰道現款存在外國銀行這是萬無一失的房產已過了戶這又怕誰呢六

姨太道。不是這般說。我還有許多東西咧。我想。咱們家裏是住不得了。我這樣年紀輕輕的。萬一被他們搶了去。這如何是好。奎喜峰道。那也不至於罷。像咱們這樣深宅大院。誰能進來搶人。啊。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奎喜峰出門去了。到晚上回來。却不見六姨太。起初也不在心上。以爲總是打牌去了。可是到了夜裏。兩三點鐘。也不見這位六姨太太回來。奎喜峰心中漸有些兒急了。便問房裏頭的老媽子小丫頭。說六姨太到那裏去了。他們回說。不知道。奎喜峰心中疑惑。想他一向沒有在外面住過。夜便是到那裏去。也得先關照一聲。奎喜峰睡到三點鐘的時候。再也睡不着了。便起來叫家裏人去傳他一個貼身當差的。方俊進來。傳了半晌。說方俊今天告了假出門去。晚上沒有回來。心中愈加起疑。原來奎喜峰家裏本養着一羣戲班子。有時內廷傳戲。也就叫上去。就中有個唱花旦的。喚做方佩蘭。奎喜峰十分賞識。後來便由花旦而拔爲小當差。更名方俊。不但貼身服事。而且串走上房的。久而久之。自不免和六姨太漸漸接

第十一回

芳草鸚洲民軍輕敵

春城鳳闕帝子無家